

遺

產

莫柏桑原著 耿濟之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L'Heritag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遺產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Guy de Maupassant

譯者 耿濟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貴陽

凡著作權翻印必究

雖然還不到十點鐘，可是那些官員們已經川流不息地走進海軍部的大門裏來，匆匆忙忙從各處湊在一起，因為新年快到，是官員們得獎並且特別勤勞的時候了。匆遽的腳聲充滿在離德迷宮的巨屋裏，屋裏一條看不見盡頭的廊子，帶着無數通到各科裏的門。

魯人走到自己科裏去，和先來的同事握手，脫下小褂，穿上做事的舊衣裳，便坐在棹傍；一大堆的公事正在棹上等着他。以後就到別科裏去打聽新聞。先打聽的是：科長已經來了沒有，他的心緒如何，今天的郵件多不多。

總收文員采扎里，卡塞冷，是前海軍步戰隊的下尉，服務到領班收文員的地位，正在一本巨簿上登記剛由郵差送到的信件。對面坐着一個發文員，薩瑪，老丈，傻頭傻腦的老人，全部裏都知道他夫婦間不睦的情事；他斜偻着身體，歪着眼睛，帶着膽怯書記的一種呆態，正在那裏慢吞吞地

抄寫一個電報。

卡塞冷身材極高，頭髮是灰色而短的，剃着平頭，一面機械似的辦着每天的公事，一面說道：『從圖龍送來三十二封信。這個軍港送來的竟跟其餘四個軍港的信合在一起的差不多。』

以後他就對那個老人發一句每天早晨必發的問題：『唔，薩馬老丈，尊夫人的健康如何？』他並不中止工作，逕自回答道：『卡塞冷，你都知道這樣的問題對於我太難堪啊。』

收文員哈哈大笑起來，正和每天早晨他取得了同樣不變的回答所笑的一般。

門開了，瑪慈走將進來。他頭髮微黑，極美麗，穿得異常講究，從外貌和態度上看起來，他覺得自己比所處的地位還高。他戴着一隻巨大的鐮狀粗線兒，還戴着單眼鏡——不過爲着漂亮緣故，因爲做事情的時候還要把眼鏡除下來；他又時常搖動着手，以便顯出自己用美麗的袖扣裝飾着的硬袖來。

『今天公事多麼？』——他站在門傍問起來。

『總是圖龍在那裏使勁。一下子就看出來，新年快到了，所以他們使起勁來了。』——卡塞冷

回答。

在這個當兒，一位部員走進來了。他名叫畢托萊，愛鬧玩笑，說話很尖刁。他笑着問道：『難道我們還不使勁麼？』便看着錶兒，續說道：『十點鐘還缺七分，大家已經都到齊了。瑪慈，你說好不好？我可以打賭：我們那位好名譽的先生，萊扎勃立九點鐘已經來了，和我們的大科長同時來。』收文員停住書寫，把鋼筆放在耳後，便倚靠在棹上，說道：『唔，這個的，要是他命運不好，要是他達不到自己的目的，那便決不是勤勞缺少的緣故了。』

『達得到的，卡塞冷老丈，達得到的，你相信罷。』——畢托萊坐在棹邊上面，搖着腿，這樣回答着。——『願意打賭麼？我下二十個佛郎的賭，十年之中他就要做科長了。』

『唔，至於說到我呢，我寧可一世賺兩千四百塊錢，不願意把自己累得像他似的。』——瑪慈一面說，一面在火傍烘暖着腿，轉着煙捲。

畢托萊點着腳跟，轉過身來，用嘲笑的声音說道：『但是做什麼今天十二月二十號你也在十點鐘以前來到這裏呢？』

瑪慈聳了聳肩，帶着冷淡的樣子說道：『真是！我自然也不願意大家越在我頭前。你要是天沒亮到這兒來，我也可以照辦，自然對於你這樣的勤勞未免覺得可憐罷了。可是要像萊扎勃立那種辦法，叫科長做「尊敬的長官」，六點鐘纔離部，還把公事拿回家去辦，到這種分兒上離得遠遠呢。並且我是在場面上應酬的人，我還有別樣的責任呢。』

卡塞冷停着登簿，坐在那裏癡想着，眼睛往前瞪着。隨後他問道：『你以為他今年又得升職麼？』
『我相信可以得到』——畢托萊喊着——『一切的機會就爲着這個。爲什麼他要這樣努力呢？』

於是他們開始討論那關於升職和獎賞的老問題——這個問題已經使那巨大的，官僚的蜂巢，從下層直到屋頂，足足驚擾了一個月了。

他們秤量着每人的機會，計算着獎金的數目，比較着薪俸，預先不滿意將來的不公平。他們恢復着天天不變的，沒有完的辯論，引用老是一樣的設想，老是一樣的證據，還說出老是一樣的話來。

一個新官員走進來；他身材小，面色白，露着病容，名叫蒲阿塞里，他的生活彷彿阿歷山大仲馬的小說裏底英雄一般。一切事情在他的眼睛裏可以取得一種非常事件的性質，每天早晨他總要對自己的同事畢托萊講述頭天晚上的異遇和在他所住的屋裏所發生底理想上的戲劇，還講他怎樣聽見街上的喊聲，遂使他在晚上三點二十分鐘的時候還開出窗來看望。他每天總要解開打架的人們，止住馬，救婦女的危險，氣力又軟弱，形貌又可憐的他不住地用沈重而自信的聲音傳遞自己所做，可以顯出自己的大力來的功績。

他一曉得在部裏講論萊扎勃立，便宣言道『我還要揭他的皮呢，這個小東西——他祇要敢越過我，我就同他要一耍，讓他失掉再做這件事情的願望！』

『你要是今天還實行威嚇他一下，就算你做得好，——』瑪慈訕笑地說，還不住的在那裏抽煙，——『我確實知道今年，你還留着原職，萊扎勃立要搶在前頭呢。』

蒲阿塞里舉起手來：

『我對你發咒，如果……』

門兒開了，一個低身材的少年人，帶着擔心的態度，匆匆忙忙走將進來，他的鬚和海軍軍官或律師所留的一般樣兒，他帶着柱直的高領，說起話來很短捷，彷彿永遠沒有說完應說的話底時間似的。他匆匆忙忙和大家握手，和沒有時候說閒話的人一般，隨後就走到收文員面前。

『親愛的卡塞冷，請你把沙潘魯供給麻屑的那件案子（圖龍，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交給我。』

那個官員立起身來，把一個硬紙夾從頭上面取下來，從那裏把包着藍條的一束公事找出，授給萊扎勃立，便說道：『萊扎勃立先生，就是那個。你知道科長昨天在這裏取去三件公事麼？』

『是的，在我那裏呢。多謝。』

他剛走開，瑪慈就說道：『多漂亮呀！可以發咒，他已經是科長了。』

『忍着罷，忍着罷！他總比我們大家先做。』

卡塞冷忽然不寫。彷彿有一種驅除不開的思想正追逐着他。

『他有很好的前程，這個小孩子！——他說。』

『不錯，要是他祇限於在部裏面做事。對於別人這個却還不很够呢。』——瑪慈用輕蔑的音

調喃喃地說着。

『你大概預備做公使呢？』——瑪慈指嘴說。

瑪慈做着忍耐不住的手勢。

『事情並不講着我。我自己總看不起所有這些事情呢。我不過說，科長的位置在上等社會裏看來並不多大重要啊。』

薩瑪老丈在這些時候老是繼續做工。但是他現在把鋼筆浸在墨水瓶裏，很謹慎地在溼海綿上面擦着，却寫不成一個字來。墨汁從筆頭上滑下來，掉在紙上，成為圓墨點了。可憐的人望着自己的工作，又驚疑，又發愁，却不得不從頭寫去，並且近來已經好幾次是這樣的了，以後他用又輕又發愁的聲音說道：『真是，連墨水都假做起來了！』

在場的人大家報他一陣轟笑的聲音。卡塞冷的肚子震動得全棹都抖索起來；瑪慈偃下身子去，彷彿一下子預備爬進火爐裏去似的；蒲阿塞里笑得流出眼淚來了，雖然他對於一切事情看得悲哀比滑稽甚些。

『不必笑啦。每件公事我總要從新抄寫兩三次，』——薩瑪老丈一面說着，一面在自己小掛的邊緣上面擦着鋼筆。

他從紙夾裏抽出一張新紙來，把格子紙放在底下，重又寫起銜頭來：『總長同寅先生』……墨水在這一次却留住了，鋼筆就很明顯地畫出字母來了。老人又斜側着身體，繼續抄寫下去。

其餘的人不住地哈哈笑着，笑得幾乎噴起氣來。人家差不多有半年工夫對於這個可憐的人鬧着老是同樣的玩笑，他却完全不留意出來；原來人家特地在他那擦筆用的溼海綿上面滴上幾點油；油的筆頭自然留不住墨汁，於是那個發文員竟整點鐘的驚愕着，而且着急着，把筆頭匣和墨水瓶都弄壞了，纔宣言說發到科裏來的文具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

大家常鬧許多玩笑，折辱薩瑪。往煙葉裏搗進火藥，把許多污穢東西倒在水瓶裏，他也竟喝下一兩杯去，還對他說自從自治政府（註一）以來，一大部分人生必需的消耗品爲社會黨人所假造爲的是毒死政府，而引起革命。

（註一） Commune 即一八七一年

的法國革命政府。

因此他對於無政府黨異常的憎。

有便對於不可預知的陰謀發生

一種神秘的恐怖。

廊裏發出一種尖銳的鈴聲。這是大家都熟識的科長託爾施白夫先生狂怒的鈴聲，於是大家都朝着門那面走着，每人都忙着回到自己的股裏去。

卡塞沉重又開始登記，以後仍把筆一扔，手撐着頭，悄想起來。

從好些時候起就有一種思想使他發愁。他是海軍步戰隊裏已退伍的下尉，在色涅格和郭興與地方受了三次傷，所以調進部來，算做特別的恩典；因為在微職上服務太久的緣故受了不少的窮困，沒趣和暴虐；所以他看着官，正式的官，是世上最高尚的一種事情。科長他看來是特別高級的人物，所以他聽見那些官員說到『這個狡猾鬼，他快要升官了』的話，就覺得他們是別一種類的人。

他對於同事萊扎勃立有一種與崇拜相隣的深厚的尊敬心，和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的一種祕密而固執的希望。

她一下子將要有錢，十分有錢，這是全部中大家都知曉的事情；因為他的姊姊卡塞冷小姐擁有百萬家私，據說是因為愛情而得來的，可是為晚年的敬神心洗刷乾淨了。

這些老處女年輕的時候有些崇拜人，一賺得五十萬佛郎，便不幹這種事了，而在十八年間竟因十分的經濟和生活上最節省的法又積了一倍起來。她同早鰥的兄弟和他的女兒郭拉麗早就住在一起。在家用上她僅祇參加不大的分兒，仍舊一小錢，一小錢的積攢着，並且時常對卡塞冷說：『我的財產將來還是你的女兒得去。不過你要趕快讓她出嫁，因為我願意看孫子呢。』讓她給我這種抱自己血統的小孩底快樂罷。』

許多官員都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對於未婚夫倒並不短少。聽說連瑪慈這個人，美麗的瑪慈，一科的獅子，還在卡塞冷附近大顯其殷勤呢。但是經歷得很多的下尉希望得一個前程大而且能做長官希望的人作自己的女婿，也可以給自己增添些光采。萊扎勃立正中其選，所以卡塞冷就在那裏尋找誘引他和自己親近的。

他忽然立起身來，搓了搓手。他想，

他深知每人的弱點。用虛勞心，職業上的虛榮心去諂媚他，就可以把萊扎勃立捉住。他打算到他面前去請求照顧，彷彿走到貴族議員或下議員那裏去一般，還彷彿走到大人物面前去一般。卡塞冷在五年中間沒有得到升職，以爲今年一定可以得到的了。所以他想假裝着這次的升職完全由於萊扎勃立的關係，便可以請他吃飯，算做答謝的意思。

計劃一想好，他就要着手去實現。他從櫃裏取出自己出外穿的小褂，脫下做事用的便服，把一切已登記好的公事，應該送到萊扎勃立那裏去的，都拿着，就走到一間單獨的辦公室裏去，——長官因爲萊扎勃立十分勤謹，而且他所辦的事情又頗關重要，所以撥給他這間辦公室，是特別看重的意思。

年輕人正在一張巨棹上面寫東西，棹上推滿着打開的卷宗和紛亂的紙張，紙張上用紅和藍的墨水畫着。

他一看見收文員走進來，就用誠懇而顯着恭敬的聲音問道：

『你給我的公事多不多？』

『不少呀。但是此外我還要同你講幾句話。』

『請坐，老友，我聽着你的話呢。』

卡塞冷坐下去，咳嗽了一下，假裝得十分不安，並且用不自信的聲音說道：『萊扎勃立先生，我有件事情來找你。我不愛說話曖昧。我直說出來，彷彿老兵似的。我要來請求你一審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這件事情。今年我必須要能够升職纔好。我沒有什麼人可以替我幫襯一句話，所以想到你了。』

萊扎勃立臉兒微紅了一下，又驚，又受諂媚，充滿着驕傲的不安心。不過他還答道：『但是我在這裏什麼也不是。在老官員最近的前程上面，我比你差得多多呢。我毫無所能。你要相信……』

『得啦，得啦，得啦。』——卡塞冷用帶着些粗魯而充滿着尊敬的聲音打插他的話——『科長聽你的話，如果你肯替我幫襯一句話，我的升職可以保得定的。你想，再過一年半我就有辭職的權利，如果我在正月一號的時候得不到什麼，我的津貼金就要減少五百佛郎。我能知道，人家

提起我來，總說：『卡塞冷不是貧窮的人，他的姊姊有一百萬家財呢。』是的，我的姊姊是有百萬家財，這是很對，但是這些錢放在她的銀行裏面，我對於這個却又暖不了，又冷不了。自然這筆財將來總是要給我的女兒的，但是我同我的女兒——並不一樣呀。妒忌的情形是不必說的了：我的女兒同女婿可以坐着馬車亂跑，我却祇好把牙齒在廚櫃上嚙呀。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是的，這個很對，你說得有理，』——萊扎勃立點着頭，——『還不知道遇到怎樣的女婿呢。並且不對於誰有什麼干係，這總是很好的。好，我答應你做一切我所能辦到的事情，同科長說去，把你的情形講給他聽。你就看着我罷。』

卡塞冷立起身來，握着自己同事的兩手，按着軍人的樣子震搖了一下，喃喃地說道：『多謝，多謝！你要相信，要是將來我遇見什麼機會……要是我將來能夠……』

他不知道怎麼說完自己那句話，說了一半便頓住了，走將出去，一片老兵平均的步武聲，在廊裏響着。

但是在這個時候他遠遠裏聽見一種驚人的鈴聲，便忙着走過去，因為他從聲音裏曉得這是

科長託爾施白夫先生喚收文員時所接的鈴聲。

過了一星期，卡塞冷一天早晨在自己棹上找到一封密封的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同事，謹通知你，總長經我們司長和科長的請求，昨日已簽字任命你爲書記長。明天你就可以得到正式的通知。暫時不必告訴別人，明白此意否？』

萊扎勃立謹上。

老人立刻就跑到少年同事的辦公室裏去，先對於所做的運動道歉了一下，隨後說出許多感激道謝的話來。

第二天果真大家都曉得萊扎勃立和卡塞冷兩人取到升職了。別的官員祇能等候好機會，也祇得以取到從一百五十到三百佛郎範圍內的薪金爲滿意了。

蒲阿塞里宣告說他將來要在晚上街隅那裏守着萊扎勃立，打他一下，讓他抬不起身子來。其餘的官員都嘿聲着。

在第二個禮拜一的時候，卡塞冷還沒有走到自己科裏去，却先到自己保護人的辦公房裏去

了他帶着得意的樣子走到他面前去，很有禮貌地說道：『希望你賞我臉，到我們那裏吃便飯日子你自己排。』

年輕人帶着點驚奇的樣子，抬起頭來，眼光深注在自己的同事身上。他目不轉睛地望着他的臉，打算好生讀完他的用意來，同時却答道：『但是好友，你看……從今天起，幾個晚上我都忙得很。』

卡塞冷用善意的口音請求起來：

『自從你給我們辦了那件事情以後，你不要用拒絕來使我們發愁。用自己的名義和我家族的名義請求你。』

萊扎勃立搖曳在不決定之中。他明白怎麼會子事情，可是沒有衡量是非的時間，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以後他想到：『如果我答應他的請求，也不要對我有什麼束縛呢。』——便答應了，日期定在下星期六，他含笑地說：『爲的是明天不必去得太早。』

(11)